

G R A H A M

G R E E N E

格林文集

—— 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 ——

一个被出卖的杀手

我多希望能够完全地、彻底地、绝对地信任你。



[英] 格雷厄姆·格林 著
傅惟慈 译

A G U N F O R S A L E

凤凰文艺出版社

一个被出卖的杀手

[英] 格雷厄姆·格林 著 傅惟慈 译

Graham Green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/ (英) 格林 (Greene, G.) 著 ;
傅惟慈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7.12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书名原文 : A gun for sale
ISBN 978-7-5399-7977-9

I . ①—… II . ①格… ②傅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5120 号

A GUN FOR SALE by Graham Greene
Copyright © Verdant S.A., 1936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.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 : 10-2014-453 号

书 名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

著 者 (英) 格雷厄姆·格林

译 者 傅惟慈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

特邀编辑 姚红成 徐陈健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89 千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77-9

定 价 5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35
第三章	097
第四章	129
第五章	173
第六章	201
第七章	211
第八章	257

第一章

—

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回事。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。干起来需要小心，得用脑子。杀人与仇恨无关。过去，他只见过部长一面：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，当时部长正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穿过一个新住宅区。部长穿得邋里邋遢，没有朋友，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。

在欧洲大陆宽阔的街道上，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疼。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，可以翻起大衣领子，把嘴遮住。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。他的裂唇小时候缝得很糟糕，直到现在，上嘴唇还扭曲着，留下一个疤痕。一个人要是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，干事的时候，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。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，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都消灭掉。

莱文夹着一个公文包，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。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。薄暮初降，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。他没有上这辆车。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

俭朴的年轻人，省钱养家。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。

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。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。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。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，从楼梯走上去——一个怀着满腔怨气、乖戾、狠毒的身影。

他在最顶层的公寓套间外边把公文包放下，戴上了手套。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，剪断了电话线；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。之后，他按响了门铃。

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。这套位于最顶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。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室内布置极其简单。莱文被告知说，他的秘书每天下午六点半离开这里。他对自己的雇员是很体贴的。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，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。开门的是个女人，一个戴着夹鼻眼镜、镶着几颗金牙、一把年纪的女人。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，大衣搭在胳膊上。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，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。不容莱文开口，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：“部长现在有事。”

他想放过她的，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，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他干超出他们要求范围的事。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。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，没发现他的兔唇，她的命就保得住。她一本正经地接过信，举到眼镜前面。不错，他想，这个女人是近视眼。“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。”她说，转身走进屋里。他听到屋内传来她那女管家似的、唠唠叨叨的声音，随后，她从门道里走出来，说：“部长可以见你。请跟我来。”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，但是从她的姿势，他知道她的意思。

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，一下子就拍下了屋内的一

切：书桌、扶手椅、墙上的地图、通向里间卧室的门，俯瞰光亮、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。这个房间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小煤油炉。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口平底锅。书桌上，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。一个声音说：“艾玛，再放一个鸡蛋吧。”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。他已经尽力把身上的衣服弄干净，但是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，手指上还沾着墨迹。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。“还有盐，别忘了盐。”部长说。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：“放一点儿盐，鸡蛋壳就不裂了。坐下，我的朋友。别客气。艾玛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莱文坐下来，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。他在想：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，让她走远。他的视线继续锁定部长的前胸，想：就是那里，我的枪会打穿它。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，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后，目光往旁边一闪，感到无比气愤。

部长说：“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从来没有。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，在另外一间屋子里。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现在已经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。回去以后，你一定得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当初……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。

莱文想：电话？我已经把线掐断了。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。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。部长关上闹钟。“煮好了一个鸡蛋。”他说完便俯身到平底锅上。莱文打开了公文包，公文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。部长说：“很对不起，闹钟把你吓了一跳。你知道，我喜欢鸡蛋只煮四分钟。”

过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门开了。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，他的豁嘴唇在发亮、刺痛。进来的是女秘书。他想：我的上帝，看看这家人，别人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做完，他们都不让。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，只感到气恼、怨恨。她的金牙闪了闪，走进屋子，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她说：“我正往外走，突然听见电话响了起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把身子一闪，脸转到一边儿去，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、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示。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，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。这就宣判了她的死刑。莱文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，朝部长脊背上开了两枪。

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，平底锅打翻了，两个鸡蛋打碎在地上。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。为了打得准，他的身子靠在书桌上，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，他的脑袋像个陶瓷娃娃似的开了花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对着女秘书。她对他哼叫着，说不出话，唾沫止不住地从她衰老的嘴里流下来。他想她是在求他饶命。他又扳动了一下扳机。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，好像被某只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。但他失手了。很可能她身上不时髦的衣服，那些把她身体掩盖起来、绷带似的无用布料阻碍了他的瞄准。另外，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不等他补一枪，她已经跑出屋门，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关上。

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，钥匙在莱文这一边。他拧着门把手使劲推了一下。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。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救命起来。

不容再浪费时间了。他从门前退后两步，对准门板开了两枪。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。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

不再叫了，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，好像她正在呜咽。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。莱文心里踏实了。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。

他得留下某个线索，销毁另一个。介绍信在桌子放着。他把信装在口袋里，又把一张纸片塞在部长僵硬的手指间。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：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，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，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。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。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。公文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。事情非常简单。

他打开卧室的门，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：一张单人床、一把木椅、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；一幅照片，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，下巴上有一块疤痕，好像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；两把棕色的木质发梳，柄上写着J.K.两个首字母。到处是烟灰。这是一个邈里邈远的孤独老人的家，也是国防部长的家。

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，听来非常真切。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。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会这么长呢？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，正像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，好像一个幽灵在干扰人间的事。他打开书房的门。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，他不得不使了一些力气。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断气了，但他还是用手枪确认了一下才放心。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。

该赶快离开这儿了。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。

二

暮色落下来以后，他俩把身体往一块儿靠了靠，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。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灯光明亮、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，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默史密斯¹。商店的橱窗像闪闪发光的冰块，她喊了一句：“看呀，下雪啦！”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，几大片雪花飘过去，像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。

他说：“只要车一直往前开，我就感到很开心。”

“咱们明天还会见面——吉米。”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，像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，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。

“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。”

她笑起来：“夜晚总会过去的，”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，“我也很快活。”想到幸福和快乐时，她总是严肃的。她更愿意在悲哀、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。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，她无法不严肃对待。在幸福的时刻，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

1 伦敦哈默史密斯-富勒姆区自治市。——编者注（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。）

幸福的东西，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。她说：“如果发生战争，那实在太可怕了。”

“不会发生战争的。”

“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杀案引起的。”

“上次被刺杀的是个皇太子。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。”

她说：“说话当心些。你会泄露机密的——吉米。”

“去他妈的，什么机密。”

她开始哼唱她买的唱片上的一首曲子：“对于你这只是公园。”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，落在人行道上，“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。”

他说：“这首歌真没意思。”

她说：“这首歌非常美——吉米。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。你不是吉米。你的个头太大了。麦瑟尔探长。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，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叫我‘亲爱的’呢？”

“亲爱的，亲爱的，”她用舌和嘴唇试着发这个词的声音，她的嘴唇像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，“啊，不成，”她最后决定说，“等咱们结了婚，再过十年，我会这么叫你的。”

“好吧，那叫‘心爱的’怎么样？”

“心爱的，心爱的。我不喜欢这个。听起来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似的。”公交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，向山上驶去。小店的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，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汽车已经快到站了，再过两条街，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。已经看得到拐角的教堂，它的尖顶像一根冰柱似的耸立在一片屋顶

上。离家越近，她的心越感到沉重；离家越近，她的声音就越轻。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：剥落的糊墙纸；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；要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的冰冷的晚餐；第二天还得再去职业介绍所，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的工作，要离开他。

麦瑟尔沉重地说：“你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。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。”

“如果我找到个工作，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。”

“你才不在乎呢，你一点儿也不在乎。”

她攥住了他的胳膊。“看，看那个海报。”但是在他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，汽车已经开过去了。“欧洲在动员”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。

“广告上写着什么？”

“还是那个暗杀事件。”

“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。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”

“不，才不是没关系，对吧？”

“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，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。”

“我真不懂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干。”

“还不是政治问题、爱国主义什么的。”

“好了，我到了，也许还是下车的好。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？”

“那是五分钟以前。”

“哦，”她又有些轻松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“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。”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，她需要把脚

尖蹄起来才够得着他。他虽然有些沉闷和迟钝，但他还是能像一条大狗那样给人安慰的，但如果是一条狗，就不会被凄惨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。

“安，”他说，“咱们结婚吧，好不好？过了圣诞节就结婚。”

“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，”她说，“这你知道。一个子儿也没有——吉米。”

“我会加薪的。”

“快走吧，你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“去他的吧。你不喜欢我。”

她逗弄他说：“一点儿也不喜欢——亲爱的。”她转身向54号门牌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：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，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。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。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，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。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，样子寒冷又有些紧张，生着一个豁嘴。这个人真可怜，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一闪，但马上就过去了。她打开54号的门，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，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。她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立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，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、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：

对你这只是
公园，
对我这却是
人间的伊甸。

对你这只是
蓝色的牵牛花，
对我这却是
你温柔的碧眼。

生着豁嘴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。快速踱步并没有让他温暖过来，他像《白雪皇后》里的小男孩凯¹，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。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，掉在人行道上，变成泥浆。从三楼一间亮着灯的风子里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，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：

他们说这是
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。
我说这是你素手的
洁白、沁凉和柔纤。

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。他从街上穿过，走得很快，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冰块在他胸口的刺痛。

1 安徒生童话《白雪皇后》中的小男孩，因魔镜碎片落进他心中，使他的心变成一团冰块。

三

莱文在“街角冷饮店”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。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列举各种冷饮的长菜单：芭菲、圣代、奶油水果……旁边的桌子上，一个人正在吃黑面包和黄油，喝麦芽饮料。在莱文的盯视下，这人缩了回去，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。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：“最后通牒。”

查姆里穿过一张张桌子，向他走过来。

他是个胖子，手上戴着一只绿宝石戒指，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，几重下巴垂在领子上。他的样子像个房地产商，或是买卖女式腰带发了笔横财的人。他在莱文的桌前坐下来，道了一声“晚上好”。

莱文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查尔—姆恩—德里先生。”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。

“查姆里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的姓是查姆里。”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。

“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。我猜这不是你的真姓。”